

让文学的庄稼 长得更肥沃的土地上

——专访报告文学《西海固笔记》作者季栋梁

本报记者 倪会智

三四年间
到西海固走访60多次

季栋梁上一次去北京参加自己作品的研讨会，已是2002年的事了，久远到他的印象都有点模糊了。

那时候，宁夏文学日渐在国内文坛突起，他是宁夏文学“新三棵树”之一。

21年后的4月22日，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、北京出版集团主办的季栋梁长篇报告文学《西海固笔记》研讨会召开，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大咖们纷纷将他围住。

《西海固笔记》被认为是一部难得的反映脱贫攻坚的好作品。研讨会上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认为，季栋梁生活在西海固，拿起笔来写西海固这样一个重点地区的变化，原生态再现中国脱贫攻坚伟业的新时代大历史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邱华栋谈到他去过西海固两次。上世纪90年代去的时候，那里缺水，非常干燥，非常贫穷，各方面状态都不是很理想。2016年，他又去了一次，印象大为改观，绿植多了，很多地方多了健身步道，人的精神面貌也普遍变得比较自信。

他说，如果由一位作家来书写这样一个变化过程，非季栋梁莫属。季栋梁也一直想写这样一部作品，不仅仅是为了文学，更是为了内心隐秘的情愫。

“《西海固笔记》的构思，其实在写《上庄记》时就开始了，前后三四年，我到西海固走访40多次。”季栋梁说，“写到生活的变化、气候的变化是很愉快的，但是最难表达的是西海固的历史变迁。”

西海固何以穷困至此？季栋梁一路走访一路思索。当地严重缺水，竟然写进了教材，人教版五年级数学课本上有道题：“同心县是宁夏最‘干渴’的地区，年平均蒸发量是2325毫米，比年平均降水量的8倍还多109毫米，同心县年平均降水量是多少毫米？”他从自然环境、社会治理的失灵等方面进行了思索。

“整个写作也融入了我儿时的很多记忆。记忆中，只要花钱买的，西海固人都嫌贵，一盒二分钱的火柴都不用，靠火草续火。有的家里只有一个碗，爷爷先吃，吃完男人吃，然后两个小孩吃，最后是

女人吃，那里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艰难生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作为一个老西海固人，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，可谓百感交集。”

每一次到西海固走访，季栋梁都会做大量笔记，40多次下来，积攒了20多本笔记，差不多六七万字，还保留了大量手机录像、录音。这些珍贵的素材涉及西海固的历史沿革、人口构成、行政区划、人文地理、自然风貌、民俗风情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，并最终呈现在《西海固笔记》中。书中写到原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办公室主任林月婵，她在宁夏家喻户晓。作者有天来到固原街头一家羊杂碎小店吃饭，见店里的女人不断倚门往外张望，一问才知，她觉得好像看到已退休的“林妈妈”经过，便想着不能错过请她进店吃饭的机会。她的丈夫也是店里的厨师，两人正是当年在林月婵组织下到福建打工结识的，有了点积蓄后又在林月婵帮扶下回老家开店。这个故事如果不深入当地生活，靠偶尔的采访是无法得到的，可以说，季栋梁是在西海固的日常生活中行走。

难怪在研讨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说：“我觉得这本书叫《西海固传》更好。”

提起《西海固笔记》，就不得不提《上庄记》，二者都荣获了“北京市文学艺术奖”“中国好书奖”。季栋梁说这两部书相辅相成。《上庄记》从整体上描写了中国偏远落后乡村社会的困境——教育问题、留守儿童问题、老年人问题……以小见大地窥探了当下农村存在的问题，因此被称为“问题小说”。《西海固笔记》则解决了《上庄记》所写的“问题”：“梯田建设”“盐地治沙”“扬黄灌溉”“开窖工程”“劳务输出”“菌草种植”“滩羊银行”“危房危房改造”及“教育问题”等，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与细密的情节，诠释时代背景和相关政策的推进。

但是，将这本书简单地看作扶贫攻坚作品远远不够。“我更想表达的是，脱贫不仅是经济上摆脱贫困，更是精神上摆脱贫困，向世人展示西海固人内心世界的变化。我把自己的经历带进来，过去多么自卑，现在多么自豪，这种情感变化也会把读者代入进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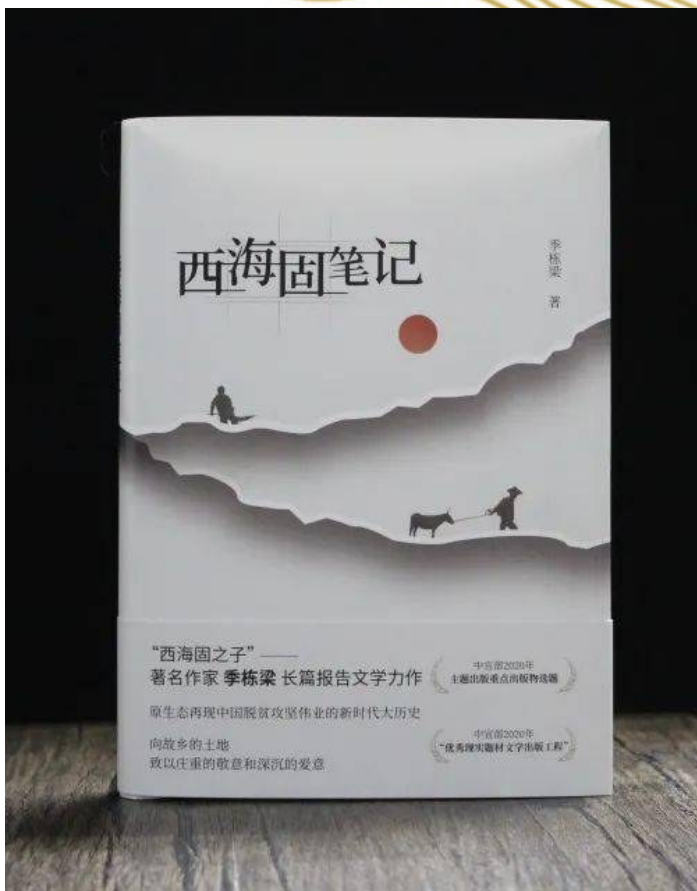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、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，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人民立场，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。

一个从故乡诞生、成长，受故乡养育的人，如果不去重新看看自己的故乡，对故乡的感觉可能只停留在过去。一直书写西海固的季栋梁，在不断地挑战自己。

近日，他的报告文学《西海固笔记》，荣获第十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。

这部作品是作家对时代的致敬，也是宁夏文学在新时期创作实践的探索。

8月3日，季栋梁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



深入农村调查了解。



季栋梁



到西吉县走访。

真正描写一种让人敬仰的现实 难度还是较大的

2022年12月，季栋梁成为宁夏报告文学学会会长。然而，熟悉他的读者都知道，他以散文和小说见长。说起这一转变，季栋梁坦言有点痛苦。

无论是早期的散文、小说，还是现在的报告文学，季栋梁的写作都围绕着西海固。在他看来，写作《西海固笔记》是一次困境突围，从小说作品的虚构走向报告文学的非虚构，真正描写一种让人敬仰的现实，难度还是较大的。他认为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虚构是极其自由，非虚构则是剥夺了写作的自由。

“但是，我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风俗、文化相同，方言也一样，这让我有了厚实的积累。后来从事记者工作，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乡下，常常深入农村，实地考察采访。后来调入政府研究部门，每月下乡一两次，每次下乡要花费一周时间，可以说，笔下的每一处村舍似乎都走过，刻画的每一个孩童好像都有原型，描绘的每一个问题都来自亲身体悟。这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千丝万缕的便利。”

说起宁夏报告文学的发展，和宁夏几位作家密不可分，比如戈悟觉、张武、张贤亮。他们曾先后在自治区文联、作协担任主席、副主席等职务，也曾在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上最早代表宁夏“发声”。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，戈悟觉报告文学集《金色的小鹿》出版，张武的《白井扶贫》以及关于吉兰泰盐场的报告文学作品发表；1998年，张贤亮的报告文学作品《挽狂澜》在《光明日报》整版刊登……每一篇作品都是时代的见证，讲述着属于人民的故事。

作为宁夏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，季栋梁认为宁夏报告文学题材很广泛，“西海固题材、黄河题材、治沙题材、葡萄酒题材、民族团结题材、宁东国家能源基地题材、三线题材、红色题材等，每个题材都是厚重的，枝繁叶茂的，需要作家沉下身子，深入生活好好挖掘。”

(下转 04版)